全三國文/卷60

维基文库 · 免费全文 · CC BY-SA 4.0

←

卷59

全三國文卷六十
蜀〈四〉
烏程嚴可均校輯

卷61

↑ 返回《全三國文》

許靖

靖字文休，汝南平輿人。靈帝時舉計吏，察孝廉，除尚書郎，典選舉。董卓秉政，遷御史中丞。後懼誅出奔，展轉孔伷、陳禕、許貢、王朗間。孫策渡江，又奔士燮。後入蜀，劉璋㠯爲巴郡、廣漢太守，轉蜀郡太守。先主定蜀，㠯爲將軍長史。及卽漢中王位，㠯爲太傅。章武元年進司徒。明年卒，有《集》二卷。

奔孔伷自表

黨賊求生，情所不忍；守官自危，死不成義。竊念古人當難，詭常權㠯濟其道。〈《蜀志・許靖傳》注引《蜀記》。〉

因眾瑞上言

太傅許靖、安漢將軍糜竺、軍師將軍諸葛亮、太常賴恭、光祿勳黃權、少府王謀等上言

：曹丕篡弒，湮滅漢室，竊據神器，劫迫忠良，酷烈無道，人鬼忿毒，咸思劉氏。今上無天子，海內惶惶，靡所式仰。羣下前後上書者八百餘人，咸稱述符瑞，圖、讖明徵。閒黃龍見武陽赤水，九日乃去。《孝經援神契》曰：「德至淵泉則黃龍見。」龍者，君之象也。《易・乾》九五「飛龍在天」，大王當龍升，登帝位也。又前關羽圍樊、襄陽，襄陽男子張嘉、王休獻玉璽，璽潛漢水，伏于淵泉，暉景燭耀，靈光徹天。夫漢者，高祖本所起定天下之國號也，大王襲先帝軌跡，亦興于漢中也。今天子玉璽神光先見，璽出襄陽漢水之末，明大王承其下流，授與大王㠯天子之位，瑞命符應，非人力所致。昔周有烏魚之瑞，咸曰休哉；二祖受命，圖、書先著，㠯爲徵驗。今上天告祥，羣儒英俊，竝進《河》、《洛》、孔子讖記，咸悉具至。伏爲大王出自孝景皇帝中山靖王之胄，本枝百世，乾祇降祚，聖姿碩茂，神武在躬，仁覆積德，愛人好士，是㠯四方歸心焉。考省靈圖，啟發讖緯，神明之表，名諱昭著。宜卽帝位，㠯纂二祖，紹嗣昭穆，天下幸甚。臣等謹與博士許慈、議郎孟光，建立禮儀，擇令辰，上尊號，卽皇帝位于成都武擔之南。〈《蜀志・先主傳》。〉

與曹公書

世路戎夷，禍亂遂合，駑怯偷生，自竄蠻貊，成闊十年，吉凶禮廢。昔在會稽，得所貽書，辭旨款密，久要不忘。迫于袁術方命圮族，扇動羣逆，津塗四塞，雖縣心北風，欲行靡由。正禮師退，術兵前進，會稽傾覆，景興失據，三江五湖，皆爲虜庭。臨時困厄，無所控告，便與袁沛、鄧子孝等浮涉滄海，南至交州。經歷東歐閩越之國，行經萬里，不見漢地，漂薄風波，絕糧茹草，飢殍薦臻，死者大半。旣濟南海，與領守兒孝悳相見，知足下忠義奮發，整敕元戎，西迎大駕，巡省中嶽。承此休問，且悲且喜，卽與袁沛及徐元賢復共嚴裝，欲北上荊州。會蒼梧諸縣夷、越蠭起，州府傾覆，道路阻絕，元賢被害，老弱竝殺。靖尋循渚岸五千餘里，復遇疾癘，伯母殞命，幷及羣從，自諸妻子，一時略盡。復相扶持，前到此郡，計爲兵害及病亡者，十遺一二。生民之艱，辛苦之甚，豈可具陳哉！懼卒顚仆，永爲亡虜，憂瘁慘慘，忘寢與食。欲附奉朝貢使，自獲濟通，歸死闕庭，而荊州水陸無津，交部驛使斷絕。欲上益州，復有峻防，故官長吏，一不得入。前令交阯太守士威彥，深相分託于益州兄弟，又靖亦自與書，辛苦懇惻，而復寂寞，未有報應。雖仰瞻光靈，延頸企踵，何由假翼自致哉？

知聖主允明，顯授足下專征之任，凡諸逆節，多所誅討，想力競者一心，順從者同規矣。又張子雲昔在京師，志匡王室，今雖臨荒域，不得參與本朝，亦國家之藩鎮，足下之外援也。若荊楚平和，王澤南至，足下忽有聲命于子雲，勤見保屬，令得假途由荊州出，

不然，當復相紹介于益州兄弟，使相納受。倘天假其年，人緩其禍，得歸死國家，解逋逃之負，泯軀九泉，將復何恨！若時有險易，事有利鈍，人命無常，隕沒不達者，則永銜罪責，入于裔土矣。

昔營丘翼周，杖鉞專征；博陸佐漢，虎賁警蹕。今日足下扶危持傾，爲國柱石，秉師望之任，兼霍光之重，五侯九伯，制御在手，自古及今，人臣之尊未有及足下者也。夫爵高者憂深，祿厚者責重。足下據爵高之任，當貴重之地，言出于口，卽爲賞罰；意之所存，便爲禍福。行之得道，卽社稷用寧；行之失道，卽四方散亂。國家安危，在于足下；百姓之命，縣于執事。自華及夷，顒顒注望。足下任此，豈可不遠覽載籍，廢興之由，榮辱之機，棄忘舊惡，寬和羣司，審量五材，爲官擇人？苟得其人，雖讎必舉；苟非其人，雖親不授。吕寧社稷，吕濟下民，事立功成，則繫音于管弦，勒勳于金石。願君勉之，爲國自重，爲民自愛。〈《蜀志・許靖傳》。〉

張飛

飛字益德，涿郡人。吕從破呂布功拜中郎將。先主定荊州，吕爲宜都太守、征虜將軍，封新亭侯。尋定蜀，領巴西太守。先主爲漢中王，拜右將軍。及稱尊號，遷車騎將軍，領司隸校尉，進封西鄉侯。爲帳下將所殺，追謚曰桓侯。

八濛摩崖

漢將軍飛率精卒萬人，大破賊首張郃于八濛，立馬勒銘。〈碑本。又《四川總志》題作《流江縣題名》，「軍」作「張」，「銘」作「名」，與拓本異。〉

刁斗銘

鐵刀銘

新亭侯。〈陶宏景《刀劒錄》。〉

馬超

超字孟起，右扶風茂陵人。初吕功拜徐州刺史，又拜諫議大夫，進偏將軍，封都亭侯。

後據涼州，稱征西將軍，領幷州牧，督涼州事。爲楊阜等所拒，奔漢中，復奔蜀，爲平西將軍。先主爲漢中王，拜左將軍假節。及稱尊號，遷驃騎將軍，領涼州牧，進封蠶鄉侯，卒，追謚曰威侯。

立漢中王上表漢帝

平西將軍都亭侯臣馬超、左將軍領長史鎭軍將軍臣許靖、營司馬臣龐羲、議曹從事中郎軍議中郎將臣射援、軍師將軍臣諸葛亮、盪寇將軍漢壽亭侯臣關羽、征虜將軍新亭侯臣張飛、征西將軍臣黃忠、鎭遠將軍臣賴恭、揚武將軍臣法正、興業將軍臣李嚴等一百二十人上言曰：

昔唐堯至聖而四凶在朝，周成仁賢而四國作難，高后稱制而諸呂竊命，孝昭幼沖而上官逆謀，皆馮世寵，藉履國權，窮凶極亂，社稷幾危。非大舜、周公、朱虛、博陸，則不能流放禽討，安危定傾。伏惟陛下誕姿聖德，統理萬邦，而遭戹運不造之艱。董卓首難，蕩覆京畿，曹操階禍，竊執天衡，皇后太子，鴆殺見害，剝亂天下，殘毀民物，久令陛下蒙塵憂戹，幽處虛邑。人神無主，遏絕王命，厭昧皇極，欲盜神器。左將軍領司隸校尉豫、荊、益三州牧宜城亭侯備，受朝爵秩，念在輸力，㠯殉國難。覩其機兆，赫然憤發，與車騎將軍董承同謀誅操，將安國家，克竄舊都。會承機事不密，令操遊魂得遂長惡，殘泯海內。臣等每懼王室大有閻樂之禍，小有定安之變，夙夜惴惴，戰慄累息。昔在《虞書》，敦序九族；周監二代，封建同姓，《詩》著其義，歷載長久。漢興之初，割裂疆土，尊王子弟，是㠯卒折諸呂之難，而成大宗之基。臣等㠯備肺腑枝葉，宗子藩翰，心存國家，念在弭亂。自操破于漢中，海內英雄望風蟻附，而爵號不顯，九錫未加，非所㠯鎭衛社稷，光昭萬世也。奉辭在外，禮命斷絕。昔河西太守梁統等值漢中興，限于山河，位同權均，不能相率，咸推竇融㠯爲元帥，卒立效績，摧破隗囂。今社稷之難，忽于隴、蜀。操外吞天下，內殘羣寮，朝廷有蕭牆之危，而禦侮未建，可爲寒心。臣等輒依舊典，封備漢中王，拜大司馬，董齊六軍，糾合同盟，埽滅凶逆。㠯漢中、巴、蜀、廣漢、犍爲爲國，所署置依漢初諸侯王故典。夫權宜之制，苟利社稷，專之可也。然後功成事立，臣等退伏矯罪，雖死無恨。〈《蜀志・先主傳》，又見袁宏《後漢紀》三十，㠯爲諸葛亮等上言。〉

臨沒上疏

臣門宗二百餘口，爲孟德所誅略盡，惟有從弟岱，當爲微宗血食之繼，深託陛下，餘無

復言。〈《蜀志・馬超傳》，又見《華陽國志》六。〉

趙雲

雲字子龍，常山眞定人。初從公孫瓚，後歸先主，遷牙門將軍。荊州平，爲偏將軍，領桂陽太守。蜀平，爲翊軍將軍。後主卽位，爲中護軍、征南將軍，封永昌亭侯，遷鎭東將軍。㠯箕谷失利貶鎭軍將軍。卒，追謚曰順平侯。

駁成都屋舍園田分賜諸將議

霍去病㠯匈奴未滅，無用家爲。今國賊非但匈奴，未可求安也。須天下都定，各反桑梓，歸耕木土，乃其宜耳。益州人民初罹兵革，田宅皆可歸還，令安居復業，然後可役調，得其歡心。〈《蜀志・趙雲傳》注引《雲別傳》。〉

法正

正字孝直，右扶風　　人。入蜀依劉璋，爲新都令，後署軍議校尉。先主定蜀，㠯爲蜀郡太守、揚武將軍。及爲漢中王，進尚書令、護軍將軍。明年卒，謚曰翼侯。

與劉璋牋

正受性無術，盟好違損，懼左右不明本末，必竝歸咎，蒙恥沒身，辱及執事，是㠯捐身于外，不敢反命。恐聖德穢惡其聲，故中閒不有牋敬，顧念宿遇，瞻望悢悢。然惟前後披露腹心，自從始初㠯至于終，實不藏情，有所不盡，但愚闇策薄，精誠不感，㠯致于此耳。今國事已危，禍害在速，雖捐放于外，言足憎尤，猶貪極所懷，㠯盡餘忠。明將軍本心，正之所知也，實爲區區不欲失左將軍之意，而卒至于是者，左右不達英雄從事之道，謂可違信黷誓，而㠯意氣相致，日月相遷，趨求順耳悅目，隨阿遂指，不圖遠慮爲國深計故也。事變旣成，又不量彊弱之勢，㠯爲左將軍縣遠之眾，糧穀無儲，欲得㠯多擊少，曠日相持。而從關至此，所歷輒破，離宮別屯，日自零落。雒下雖有萬兵，皆壞陣之卒，破軍之將，若欲爭一旦之戰，則兵將勢力，實不相當。各欲遠期計糧者，今此營守已固，穀米已積，而明將軍土地日削，百姓日困，敵對遂多，所供遠曠。愚意計之，謂必先竭，將不復㠯持久也。空爾相守，猶不相堪，今張益德數萬之眾，已定巴東，入犍爲界，分平資中、德陽，三道竝侵，將何㠯禦之？本爲明將軍計者，必謂此軍縣遠

無糧，饋運不及，兵少無繼。今荊州道通，眾數十倍，加孫車騎遣弟及李異、甘寧等爲其後繼。若爭客主之勢，㠯土地相勝者，今此全有巴東、廣漢、犍爲，過半已定，巴西一郡，復非明將軍之有也。計益州所仰惟蜀，蜀亦破壞，三分亡二，吏民疲困，思爲亂者十戶而八。若敵遠則百姓不能堪役，敵近則一旦易主矣。廣漢諸縣，是明比也。又魚復與關頭實爲益州福禍之門，今二門悉開，堅城皆下，諸軍竝破，兵將俱盡，而敵家數道竝進，已入心腹，坐守都、雒，存亡之勢，昭然可見。斯乃大略，其外較耳，其餘屈曲，難㠯辭極也。㠯正下愚，猶知此事不可復成，況明將軍左右明智用謀之士，豈當不見此數哉？旦夕偷幸，求容取　　，不慮遠圖，莫肯盡心獻良計耳。若事窮勢迫，將各索生，求濟門戶，展轉反覆，與今計異，不爲明將軍盡死難也，而尊門猶當受其憂。正雖獲不忠之　　，然心自謂不負聖德，顧惟分義，實竊痛心。左將軍從本舉來，舊心依依，實無薄意。愚㠯爲可圖變化，㠯保尊門。〈《蜀志・法正傳》。〉

來敏

敏字敬達，義陽新野人，漢司空豔子。入蜀爲劉璋賓客。先主定蜀，署典學校尉，尋爲太子家令。後主卽位，遷虎賁中郎將，丞相亮請爲軍祭酒、輔軍將軍。坐事去職。後爲大長秋，遷光祿大夫。復黜，起爲執愼將軍。景耀中卒，年九十七。

本蜀論

荊人鄂令死，其尸隨水上，荊人求之不得，令至汶山下復生，起見望帝。望帝者，杜宇也。從天下。女子朱利自江源出，爲宇妻。遂王于蜀，號曰望帝。望帝立㠯爲相。時巫山峽而蜀水不流，帝使令鑿巫峽通水，蜀得陸處。望帝自㠯德不若，遂㠯國禪，號曰開明。〈《水經》三十三《江水一注》。〉

劉豹

豹，建安中爲議郎，封陽泉侯，仕先主，官爵未詳。

因眾瑞上言

故議郎陽泉侯劉豹、青衣侯向舉、偏將軍張裔、黃權、大司馬屬殷純、益州別駕從事趙莋、治中從事楊洪、從事祭酒何宗、議曹從事杜瓊、勸學從事張爽、尹默、譙周等上言

：

臣聞《河圖》、《洛書》，《五經》讖緯，孔子作甄，驗應自遠。謹案《洛書甄曜度》曰：「赤三日德昌，九世會備，合爲帝際。」《洛書寶號命》曰：「天度帝道備稱皇，㠯統握契，百成不敗。」《洛書錄運期》曰：「九矦七傑爭命，民炊骸，道路籍籍履人頭，誰使主者玄且來。」《孝經鉤命決錄》曰：「帝三建，九會備。」周羣父未亡時，言西南數有黃氣，直立數丈，見來積年，時時有景雲祥風，從璿璣下來應之，此爲異瑞。又二十二年中，數有氣如旗，從西竟東，中天而行。圖書曰：「必有天子出其方。」加是年太白、熒惑、塡星常從歲星相追。近漢初興，五星從歲星謀，歲星主義，漢位在西，義之上方，故漢法常㠯歲星　　人主。當有聖主起于此州，㠯致中興。時許帝尚存，故羣下不敢漏言。頃者熒惑復追歲星，見在胃昴畢；昴畢爲天綱，《經》曰：「帝星處之，眾邪消亡。」聖諱豫覩，推揆期驗，符合數至，若此非一。臣聞聖王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故應際而生，與神合契。願大王應天順民，速卽洪業，㠯密海內。〈《蜀志・先主傳》。〉

劉巴

巴字子初，零陵烝陽人。先主定蜀，辟爲左將軍西曹掾，進尚書，代法正爲尚書令。

策丞相亮

朕遭家不造，奉承大統，兢兢業業，不敢康寧，思靖百姓，懼未能綏。於戲！丞相亮，其悉朕意，無怠輔朕之闕，助宣重光，㠯照明天下。君其勖哉！〈《蜀志・諸葛亮傳》。
　案：《劉巴傳》云：「先主稱尊號，昭告于皇天上帝后土神祇，凡諸文誥策命，皆巴所作也。」〉

策許靖爲大傅〈章武元年四月〉

朕獲奉洪業，君臨萬國，夙宵惶惶，懼不能綏。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其敬敷五敎，在寬。君其勖哉！秉德無怠，稱朕意焉。〈《蜀志・許靖傳》。〉

策張飛爲車騎將軍

朕承天序，嗣奉洪業，除殘靖亂，未燭厥理。今寇虜作害，民被荼毒，思漢之士，延頸鶴望。朕用怛然，坐不安席，食不甘味，整軍誥誓，將行天罰。吕君忠毅，侔蹤召虎，名宣遐邇，故特顯命，高墉進爵，兼司于京。其誕將天威，柔服吕德，伐叛吕刑，稱朕意焉。《詩》不云乎：「匪疚匪棘，王國來極。肇敏戎功，用錫爾祉。」可不勉歟！〈《蜀志・張飛傳》。〉

策馬超領涼州牧

朕吕不德，獲繼至尊，奉承宗廟。曹操父子，世載其罪，朕用慘怛，疢如疾首。海內怨憤，歸正反本，暨于氐、羌率服，獯鬻慕義。吕君信著北土，威武竝昭，是吕委任授君，抗颺虓虎，兼董萬里，求民之瘼。其明宣朝化，懷保遠邇，肅慎賞罰，吕篤漢祜，吕對于天下。〈《蜀志・馬超傳》。〉

策穆皇后〈章武元年五月〉

朕承天命，奉至尊，臨萬國。今吕后爲皇后，遣使持節丞相亮授璽綬，承宗廟，母天下。皇后其敬之哉！〈《蜀志・穆皇后傳》。〉

冊皇太子禪〈章武元年五月〉

惟章武元年五月辛巳，皇帝若曰：太子禪，朕遭漢運艱難，賊臣簒盜，社稷無主，格人羣正，吕天明命，朕繼大統。今吕禪爲皇太子，吕承宗廟，祗肅社稷。使使持節丞相亮授印綬，敬聽師傅，行一物而三善皆得焉，可不勉歟！〈《蜀志・後主傳》。〉

策立魯王〈章武元年六月〉

小子永，受茲青社。朕承天序，繼統大業，遵修稽古，建爾國家，封于東土，奄有龜蒙，世爲藩輔。嗚呼，恭朕之詔！惟彼魯邦，一變適道，風化存焉。人之好德，世茲懿美。王其秉心率禮，綏爾士民，是饗是宜，其戒之哉！〈《蜀志・劉永傳》。〉

策立梁王〈章武元年六月〉

小子理，朕統承漢序，祗順天命，遵修典秩，建爾于東，爲漢藩輔。惟彼梁土，畿甸之

邦，民狎教化，易導吕禮。往悉乃心，懷保黎庶，吕永爾國。王其敬之哉！〈《蜀志・劉理傳》。〉

荅先主

昔游荊北，時涉師門，記問之學，不足紀名，內無楊朱守靜之術，外無墨翟務時之風，猶天之南箕，虛而不用。賜書乃欲令賢甥摧鸞鳳之豔，遊燕雀之宇，將何吕啟明之哉？愧于「有若無，實若虛」，何吕堪之！〈《蜀志・劉巴傳》注引《零陵先賢傳》。〉

與諸葛亮書

乘危歷險，到值思義之民，自與之眾。承天之心，順物之性，非余身謀所能勸動。若道窮數盡，將託命于滄海，不復顧荊州矣。〈《蜀志・劉巴傳》。〉

爲先主卽皇帝位告天文

惟建安二十六年四月丙午，皇帝臣備敢用玄牡，昭告皇天上帝后土神祇：漢有天下，厤數無疆。曩者王莽篡盜，光武皇帝震怒致誅，社稷復存。今曹操阻兵安忍，戮殺主后，滔天泯夏，罔顧天顯。操子丕，載其凶逆，竊居神器。羣臣將士吕爲社稷墮廢，備宜修之，嗣武二祖，龔行天罰。備雖否德，懼忝帝位。詢于庶民，外及蠻夷君長，僉曰：「天命不可吕不荅，祖業不可吕久替，四海不可吕無主。」率土式望，在備一人。備畏天明命，又懼漢邦將湮于地，謹擇元日，與百寮登壇，受皇帝璽綬。修燔瘞，告類于天神，惟天神尚饗，祚于漢家，永綏四海。〈《蜀志・先主傳》，又見《宋書・禮志三》。〉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三國文》卷六十終

此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

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